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



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其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

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



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

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盧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



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

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闔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



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過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

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



五代史卷七十二  
五  
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揔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揔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

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揔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



五代史卷七十二  
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竒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

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諧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



殿本作五千  
王之法曰擄面  
檻云乃救場陰  
等酋長五十人  
置之於街終  
百人志氣之為  
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前  
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  
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  
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  
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  
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  
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  
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

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  
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  
友迪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  
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  
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  
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  
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替華三年以替華為  
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  
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



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薊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涼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巴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

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搃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敬瑊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止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瑭，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

而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之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嗟歎，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光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爲菑縣令，劉守文攻破菑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



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

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巴，立晉。又得鴈門，以止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

屬宗善曰：「揭通  
惟云契丹以爲  
考云：考於三有  
思過焉。多守  
李則南京少是



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

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



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汙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

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用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志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啟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



漢璋追車輪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雨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谷。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

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狀。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氊裘



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伏。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

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死。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



王公大臣皆  
陽修云唐故  
事天子御殿  
見群臣曰常  
參朝坐御便  
殿見君臣曰  
入國之衣衣  
要者不與儀  
乃臣梁所定  
詳見通鑑注

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  
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  
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  
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  
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  
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  
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  
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  
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  
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乎學

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  
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  
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  
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  
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  
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巴熱乃以蕭翰  
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  
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  
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  
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卜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紀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

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

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

小過輒挑目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

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

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

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

進書突欲為永  
此兀欲王之法  
曰將王云云不飲

萬曆四年刊

五代史記卷七十三

正文 四日合六



東丹王突厥子也  
又云唐履歷書  
人殺突厥于其第  
下文云德光滅  
正欲修之而作  
別於此進書於  
及突厥之疑  
矣

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元。欲德光死藥城。元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元。欲元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元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元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元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元欲俱入食頃元欲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元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元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弃汴州而北至鎮州。元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元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元欲散之一日而盡。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



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  
逆元欲將廢之。元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  
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  
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  
元。欲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  
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  
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  
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  
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  
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

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  
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  
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  
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  
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  
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  
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元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元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  
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



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

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一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



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艫船戰艦首尾  
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  
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  
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  
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  
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爲庖者因其  
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  
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  
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

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  
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  
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  
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  
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  
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



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徃徃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



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

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貞善射多牛鹿



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曼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

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大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

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啗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年。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



五代史卷七十四  
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糝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

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



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

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圓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知爲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



赫連鐔等所敗嘗亡入達靺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岫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

有室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讎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待御乞埋嵬悉通等族殺數十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

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



五代史卷七十四  
五十一  
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  
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  
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  
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  
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  
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  
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  
縻西域二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  
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

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  
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  
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  
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  
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  
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賚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來請

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



孫人龍曰據上文  
沙州曹元深皆實  
出曹元深皆實  
倭表則恭亦作

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罽胡桐律大鵬砂耗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

既  
作  
耗  
履  
卒

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死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眾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



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膍、胸、臍、金剛鑽、紅鹽、芻、糲、駟、駘、駘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荻，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



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  
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  
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  
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踈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米貢、紅鹽、鬱金、羗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  
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  
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  
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

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  
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捨崖天  
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  
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羗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屈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

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屈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



按餘下別本有  
人字  
三五注曰按通鑑

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王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澆王于河然後國人得澆王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臣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謂之以邀誓約臣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

云初唐滅高麗  
去後初高麗石  
窟助信躬又  
乘衆控同於  
稱王號大古國  
與此傳異

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



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

忽別李作忽

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格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元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  
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  
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  
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

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  
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  
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  
時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罕晚  
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罕晚寧遠將軍又  
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  
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爲入蠻  
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梓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  
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



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  
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臘  
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推髻跣足  
披氍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附牂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隣  
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  
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此考不知何人點勘光緒丙申夏晦於

南州市肆校讀一頁并錄

殿身考證於端 虛問記

五代史卷第七十四

萬曆四年刊

五

二

楊文炳一百三十六



國



五  
个  
身  
光  
二  
四  
三  
五



